

· 遇见 ·

驾考的日子

朱宜尧

老黄从侄女婿那里得知，残疾人驾考条件放宽，手部即使有残疾，符合一定条件也可以考驾照了。年近六十了，但年少时的执念在老黄心中燃起来。他决定报名参加考试，怎么也得试一试试。

老黄是我的一个亲戚，出生在黑龙江佳木斯的苏木河农场，二十岁时出来跟三叔四叔学了木匠。一次事故，他手上落下了残疾。此后，老黄便开始种大棚。一个大棚足足一亩地，总共六个大棚，他一种就是多半辈子。

老黄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伴。老伴立马板着脸反对：“这么大年纪了，大孙儿都上小学二年级了，你还学开车？”跟他八十三岁的老父亲一说，老父亲也反对。但知子莫若父，父亲知道老黄从小就喜欢车，话语间少了一些强硬：“都啥年纪了，还不死心。”不过，老黄的两个孩子倒是很支持，不仅帮他报名、安排体检，还帮他在手机里下载了考试题目。

听大嫂说，从没见过老黄如此认真地学习过，反复背诵，把不会的题重新抄在本子上。直到最后连续几次测试都能达到九十分以上，他心里才有了底。

考笔试的头一天晚上，正是腊月二十八。家人都睡觉了，在热乎乎的炕头上，老伴忽然嘟囔了一句：“听说考试不用笔了，用鼠标。”老黄一听，忽然也想起来了。手机他还会摆弄，鼠标却是摸也没摸过。老黄一惊，冒出一身冷汗。老伴说：“要不明天一大早，去找小生子。他会摆弄电脑，让他教教你。”

这一夜，老黄有了心事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，他早早敲开了小生子家的门，把人家吓了一跳。小生子倒是耐心，反反复复教了几遍，老黄这才知道左右键、中间拨轮是啥。他的心放到了肚子里，连早饭都没吃，就直接坐上村里最早一趟车去了城里。

然而，事与愿违。本来就不会使鼠标，考试用的鼠标还是无线鼠标，还闪闪发光，老黄一紧张就不知咋用了。他手心不停地冒汗，擦了又擦，索性把羽绒服脱了。想着还有四道题就可以交卷了，忽然又找不到鼠标符号了，这下真急坏了老黄。他起身找来考官，发现死机了，怎么弄也没法子。后来考官给出的建议是重新考试。

老黄终于喘了口气，重新考就重新考。第二次，鼠标稍微使得麻利些。又过了一个小时，考试终于结束了，老黄顺利顺利地提交了试卷，最终得分九十八！他对这个成绩相当满意。几位考官也对老黄佩服不已：“大叔，你可真厉害！我就没见过不会用鼠标，还这么大

又见榆钱飘

梦野

故乡的那棵老榆树，不论怎样地老了，我总叫它小榆树。这样叫它，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故乡，回到了童年。小榆树个子不高，但我更小过它，是多少倍，不好来形容。它像一个大哥哥，春风拍着它的头，我总是痴望着。望着，望着，小榆树赤身的枝条，绽放着青色的笑容，紫紫色的小骨朵，一串一串的，一串比一串俏艳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榆钱。我童年的美味，就从爬树中获得了。榆钱一圈圈膨胀着，一串和另一串，有着相同的表情，但有着不同的姿容，和我们孩子们是那样的相似。看不到枝条，看不到空隙，好似春风钻不过去时，那就是一树的榆钱了。

水嫩嫩的、油绿绿的、壮朴朴的，小榆树的个子，感觉冒高了一些，但我更会觉得，它变胖了许多，甚至觉得，那个粗巴巴的树干，喘着气，快要支撑不住了。

每年春天，我是巴望着小榆树变“胖”的。它胖得很体面，那形象、那表情，那味道，是多么的自然，多么的诱人。第一个爬上树的人，绝不是我。小伙伴们，有的是力气，如果不早行动，和他们相随，我是挤不到树干旁边的。他们上去了，在嬉笑中“噢”着，腮帮子鼓鼓的。在我仰望的眼神里，“呼”的一声，一小枝榆钱就飘来了。

我突然感到了小榆树的疼痛，不由得叫了“起来”。

“不要折了，不要折枝子了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他们还在听着我怎么回应时，我已爬上了树，不在高处，但总还是可以的，毕竟我也包裹在榆钱中，包着，包着，我也是榆钱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也鼓起了肚子，在肚子上鼓起的，是小帆布袋，在小帆布袋上鼓起的，是我握着榆钱的小手。

手松开了，我就见到了母亲。

山水洲城

毛定之

桑。岳麓山是景色秀美之山、文脉厚重之山，更是英雄辈出之山。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、蔡锷归葬于此。千载岳云留浩气，万年湘水吊忠魂！抗日战争期间，湖南是正面抗战的主战场。四次长沙会战，岳麓山饱经战火摧残，见证了军民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。山上遍布炮台、坑道、指挥所等众多抗战遗迹，立有长沙会战纪念碑，建有抗战阵亡将士公墓。誓死卫国家，铁血铸山河，名山埋忠骨，永昭后来人。

如果说，长沙的山是长沙人骨子里的勇，那么长沙的水则为这里增添了几分浪漫与缱绻。

长沙位于湘江下游，水系发达，河网密布，流域面积十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三百多条。流经长沙的就有“一江六河”——湘江、浏阳河、捞刀河、靳江河、龙王港、浏水、沙河。每一条江河，都是流动的美妙旋律——有的像气势恢宏的交响曲，有的似欢快灵动的协奏曲，有的如深沉优雅的奏鸣曲。

“浏阳河，弯过了几道弯，几十里水路到湘江……”一首《浏阳河》传唱神州大地，让湘江支流浏阳河家喻户晓。同为湘江一级支流的捞刀河，也颇负盛名。相传，三国时关羽率兵攻打长沙，手中的青龙偃月刀落入河中，幸得周仓将宝刀捞上来。此后，这条河就叫捞刀河。

长沙说水，首推湘江。这条江，对于长沙更有特殊的意义。

湘江自古为中原进入岭南的水运要道。它浩浩荡荡，奔腾不息，气象万千。纵观长沙湘江几千年历史，似徐徐展开巨幅画卷，一帧帧生动逼真的

画面跃然纸上。或金戈铁马、刀光剑影，或焚香抚琴、轻歌曼舞，色调或浑厚或清澈，或凝重或明快……

屈原在湘江边仰天长啸，满怀悲愤写下《天问》《离骚》等伟大诗篇；贾谊在湘江边踽踽独行，洒泪留下《吊屈原赋》。如今，长沙太平老街人流如织，贾谊故居院内“民之治乱在于吏，国之安危在于政”的名言石刻，仍时时警醒后世。

“诗圣”杜甫在湘江一带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，传说于长沙赴岳阳的小舟之中与世长辞。杜甫曾“三寓长沙”，现存约有百首在湖湘创作的诗歌，其中有五十多首作于长沙。如今，长沙湘江东岸多层仿唐建筑杜甫江阁飞檐翘角，临江高耸，气势雄伟。湖湘子弟对“诗圣”的绵绵追念和崇高礼赞，恰如江阁之下奔腾不息的一江碧水，柔韧而恒久。

千百年来，“风流人物”衣袂飘飘，踏浪而至，留下了深邃的文化记忆。近年来，长沙湘江岸边进行品质提升，绿植、雕塑、喷泉、亭台楼阁巧妙布局。湘江风光带将湘江装点得更加漂亮，为古城长沙增色添彩。夜幕降临，华灯齐放，流光溢彩，美不胜收！

岳麓山挺起了长沙的英姿，“一江六河”活络了长沙的血脉，而众多的洲岛丰富了长沙的山水仪态与色彩。据说湘江长沙段洲岛有十六七个之多，鹅洲、巴溪洲、柏家洲、橘子洲、柳叶洲、傅家洲、月亮岛、麓皮洲等，光听名字，就令人神往。一洲一景，洲水交相辉映，就像一串珍珠撒在水面上。

洲中翘楚当数橘子洲。湘江在长沙穿城而过，将城区一分为二，过去主城区在河东，现在河西正“长长大大”，

凉意的海风不是吹在现实中，而是吹在想象里。前贤的呐喊起伏彼起，徐福、郑和的船队在浪涌间颠簸，邓世昌们的脸孔在海水和硝烟中隐现……大海在呼啸，海浪翻滚着，以心跳的频率撞击着胸腔……某一瞬间，我的灵魂出窍，钻进小小的贝壳中去了。海的声音又带我进入时空隧道，让我体验到了莫辨身在何处、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……

回到家，我把这宝贝给了六岁的女儿。女儿听说能听到海的声音，欢喜地接过去。一听果然，却又心生疑窦，一再问我为什么会这样。我便只好拿那姑娘的说法搪塞她。这样说着的时候，我却笑了。

几天后，女儿也不信了。她以自己的实验，证明这种说法是荒谬的。她告诉我，她用任何一种贝壳，或者空瓶，或者纸筒，甚至用拢起的手掌，都可以在耳旁制造出这个种声音来。“什么呀，还‘海的声音’呢！净骗人！”

我又一次为这“海的声音”笑了。是的，女儿自然是对的。但我仍愿意相信，这贝壳，是一只收集了海的声音的耳朵。它是想象的贝壳，文学的贝壳，诗的贝壳。

海的声音

洪浩

洪浩

到山东威海刘公岛，在纪念品摊上，我的目光被几只雕有属相图案的贝壳吸引了。“买一只吧，不贵的，五块钱。”摊主说，“把它贴到耳旁，就能听到海的声音。”

有这么神奇？我不信，但还是把这贝壳举到了耳边。嗨，还真是听到了一种声音，那么遥远又那么朦胧的一种声音，像是涛声，又像是风声……可是，真的是海的声音吗？

不等我发问，姑娘就用那好听的声音向我讲解道：“它在大海里待得久了，那潮起潮落的声音，就留在了里面。”

真是一个非常诗意的解释。

我买下一只，要把这“海的声音”送给女儿。坐在离岛的船上，极目眺望碧波万顷的大海，并将那贝壳附于耳畔。海的声音遂如漫卷而来的潮水，从遥远的天边涌入耳郭……那是激荡了亿万斯年的海，那是包裹了一个星球的海。此时此刻，它以无从捉摸而又生动逼真的声音，在我的心中展开了另一种景象。那是更为浩瀚、博大、壮阔而又空茫的海，是比视野内在烈日下蒸腾的海更有魅力的海。

我屏息倾听着，竟至有些痴迷。我仿佛听到了整个世界的深沉呼吸，带有

东鉴湖春行

潘虹

妈妈买了三两河虾，领着我过了桥，在桥脚买半斤挂面。妈妈叮嘱我叫人，我怯生生地叫卖面的姑娘“挂面阿姨”。她家的面最好吃，有嚼劲，能储存好久。晴好的天气，我总能看到“挂面阿姨”忙碌的身影，揉面、打面、拉条、晾晒……每一步，她都认认真真做到极致。一串又一串洁白的挂面晾在支架上，日光碎金，在挂面上一蹦一跳闪烁。

二十年过去，我重回老街，沿街的老房子改造焕新。古朴温润的木质风格，保留旧房的原貌，焕发江南枕河的底蕴。春雨停歇，阳光破开阴翳，步行的人身上出了一层薄汗。走到桥脚，阳光

辉映下，悬挂整齐的挂面像一幅幅白色纱幔，散发着清雅朴实的麦香。挂面店依然营业，随着网络发达，自媒体蓬勃，当年的“挂面阿姨”如今成了老街挂面手艺人，六十手工挂面工艺传承，是村镇共富的一张名片。

沿湖信步，吹面不寒的杨柳风，吹开了千亩如诗如画的油菜花浪。2016年6月起，浙江绍兴筹建鉴湖国家湿地公园，传承弘扬鉴湖历史文化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让鉴湖这颗浙东唐诗之路上的璀璨明珠重生再现。“一部全唐诗，半部在鉴湖”。如今的东鉴湖，面积约为五十多平方公里。水面烟波缥缈，从吼山至陶



子奋，福建省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堰的泾口大桥，尤其以百家湖、白塔洋两处水面最为开阔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举目远眺，大有街远山、吞鉴湖之感，令人胸中激荡，只想把酒临风。

一个东鉴湖，一年四季可游览。三月春季赏玩，田畴交错，水陌纵横，满畷满田的油菜花，绚烂的黄大片大片地绽放，行走其间，花香扑鼻，蝴蝶嬉戏。东鉴湖是鲜活的，它不在深山，到处是落落大方的美景，耳边是市井百姓的生活。乡音再熟悉不过，打听一下哪有好吃的，我们便去浔阳村，找寻“陶堰八味”。我最喜欢的白塔洋河虾有了新的名字——白塔精灵。俗话说水活虾好，虾好不好，考验的是东鉴湖的水质。春季鱼儿繁衍生息的时节，为了保护好生态，当地专门成立了护鱼小分队，劝阻非法捕鱼行为，禁止使用地笼、虾笼等捕鱼工具。

老街漫步，东鉴湖春行，清澈的水，粉墙黛瓦的枕河人家，开门见水，出门坐船。就这样，人守着湖，湖陪着人，千年来相依相伴，相守相亲，不改旧时波。



湖南长沙，别称星沙或星城，市民以其“山水洲城”而自豪。从自然风光来说，山水洲城名不虚传。

说山，市域内有岳麓山、大围山、浏山、道吾山、黑麋峰、石柱峰、影珠山等十多座名山。其中，久负盛名的是岳麓山。比大，岳麓山大不过市内望城区的黑麋峰，黑麋峰面积数倍于岳麓山；比高，岳麓山高不过浏阳市的大围山，大围山主峰七星峰海拔一千六百多米，是湘东第一高峰；比秀，岳麓山不一定秀得过宁乡市的浏山，浏山山水相间，古树参天，奇峰峻岭，云蒸霞蔚。可是，岳麓山却以其独特的气质，傲视群山！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岳麓山雄踞长沙城西，滔滔湘江水在山脚下自南向北流。岳麓山并不高，最高处海拔三百余米，可它是一座文化大山。山脚是始建于公元1792年、由岳麓书院院长罗典倡建的爱晚亭。1952年湖南大学重修时，毛泽东主席题写了“爱晚亭”亭额。再往下不远处，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，书院门前有山长罗典为追念朱熹所建的赫曦台。山上还有白鹤泉、响鼓岭、飞来石、自来钟等众多景点，每一处都蕴藏着久远的故事。

岳麓山深处古树参天，浓荫密盖，溪涧清冽，似在诉说风云际会、历史沧

到山东威海刘公岛，在纪念品摊上，我的目光被几只雕有属相图案的贝壳吸引了。“买一只吧，不贵的，五块钱。”摊主说，“把它贴到耳旁，就能听到海的声音。”

有这么神奇？我不信，但还是把这贝壳举到了耳边。嗨，还真是听到了一种声音，那么遥远又那么朦胧的一种声音，像是涛声，又像是风声……可是，真的是海的声音吗？

不等我发问，姑娘就用那好听的声音向我讲解道：“它在大海里待得久了，那潮起潮落的声音，就留在了里面。”

真是一个非常诗意的解释。

我买下一只，要把这“海的声音”送给女儿。坐在离岛的船上，极目眺望碧波万顷的大海，并将那贝壳附于耳畔。海的声音遂如漫卷而来的潮水，从遥远的天边涌入耳郭……那是激荡了亿万斯年的海，那是包裹了一个星球的海。此时此刻，它以无从捉摸而又生动逼真的声音，在我的心中展开了另一种景象。那是更为浩瀚、博大、壮阔而又空茫的海，是比视野内在烈日下蒸腾的海更有魅力的海。

我屏息倾听着，竟至有些痴迷。我仿佛听到了整个世界的深沉呼吸，带有

三月江南烟雨，雨丝细腻缠绵，在屋檐下织成一张偌大透明的雨帘。门前东鉴湖水波光粼粼，在春雨中荡漾开一圈圈的水纹。我是“家在江南烟雨里”，看的是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”的秀丽山水，听的是“闻莺与琴鹤，终日在渔船”的渔人长歌，赏的是“鉴湖水如月，耶溪水如雪”的人文风光。

小时候，邻村的乡人在白塔洋摸了河虾，摇船到老街河埠头叫卖。妈妈闻声赶来，买一碗河虾给我吃。青灰色的虾壳又薄又透，锅里煮水加点盐，河虾入水一余就能吃。虾肉很筋道，味道鲜甜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陶堰老街临河，两岸是平整的农房，门面窄，楼层低，一楼一底最高两层。沿着老街往东走是马路菜场，渔民摆开阵势，盆子装七八分水，各色河鲜在盆子里逐水嬉。渔民大多是本地村民或者邻村人。他们号开嗓子：“鲫鱼、鲢鱼、胖头鱼、昂桑、土步、河蚌，阿公阿嫂都来看看，刚捕上来的，新鲜，便宜……”老街便在这人间烟火意趣中醒过来了。

